

◎唐朝徵詔第八

【神龍元年上元日，則天中宗詔云：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，萬機之暇，每究一乘。二師推讓云：南方有能禪師，密受忍大師衣法，傳佛心印，可請彼問。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，願師慈念，速赴上京。師上表辭疾，願終林麓。】

唐朝中宗神龍元年正月十五，武則天與中宗曾有一道詔書詔請六祖大師。詔書說明，則天與中宗請嵩嶽慧安國師及神秀大師經常在宮中供養，在宮廷裡講經說法，可是講到一乘佛法，這兩位大師都非常謙虛，互相推讓，告訴皇帝說，南方有惠能禪師，這個人是真正了不起的人，他密受忍大師衣法，是禪宗承傳中的第六代祖師，是一個傳佛心印的人，如果要討論一乘佛法，可以向他請教。於是皇帝派遣太監薛簡帶著詔書到曹溪迎請六祖大師，希望六祖大慈大悲，念著皇上的恩典趕緊到京師來。六祖接到詔書之後，也非常謙虛，於是上表，認為自己年歲大，身體也不好，願意老死在林麓。

這樁事情，我們在此地讀起來似乎是很平常，實際上含的意思很深。因為在世間法，名與利是每一個人所追求的，甚至於不擇任何手段去追求。在過去，能承蒙帝王詔請，在一般來講稱得上是最高的榮譽，而在大師眼裡看來是非常平淡，所以特別推辭。是不是真的他年紀大、身體不好？不是。此處說「上表辭疾」，就是有意不肯奉詔。這並不是認為自己很清高，我們這樣看法就錯了。實在是大師給後人做一個典型、做一個榜樣。學道之人，必須要把名利捨棄，名聞利養若不能捨得乾乾淨淨，於道業必定會造成嚴重的障

礙。這是祖師的苦心用意，我們應當要能體會得到。

【薛簡曰：京城禪德皆云，欲得會道，必須坐禪習定；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，未之有也。未審師所說法如何？師曰：道由心悟，豈在坐也？經云：若言如來若坐若臥，是行邪道。何故？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。無生無滅，是如來清淨禪。諸法空寂，是如來清淨坐。究竟無證，豈況坐耶？】

薛簡說：「京城禪宗大德都這麼說法：要想得道，必須要坐禪、要習定，若不因禪定而得到解脫的，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大師你以為如何？」六祖說：「道由心悟，豈在坐也。」這兩句話是大師指示心要的綱領。因為一般人往往誤會，認為開悟一定要參禪打坐，而不曉得道是從心地覺悟的。《金剛經》云：「若有人言：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，是不解我所說義。何以故？如來者，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，故名如來。」六祖說：「如果說如來若坐若臥，這個人是行邪道。」為什麼？經中說得這麼清楚，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。

『無生無滅，是如來清淨禪』。如來清淨禪，簡單的說就是如來禪，是《楞伽經》所說四種禪之一。如來所證得的禪定，就是《楞嚴經》所說的「首楞嚴大定」。古德說：「如果頓悟自性，本來清淨，元無煩惱。無漏智性本來具足。此心就是佛，畢竟沒有兩樣。依此而修者，是最上乘禪，也叫做如來清淨禪，又叫做一行三昧，這是一切三昧禪定的根本。如果能念念修學，自然漸漸的成就無量三昧。達摩祖師一代一代輾轉相傳的，就是這種禪定。」永嘉大師《證道歌》云：「頓覺了如來禪，六度萬行體中圓。」我們從這些經論來看，都是以如來禪為究竟的法門，這就是達摩祖師所傳的宗旨。禪這個問題，六祖扼要的為薛簡說明白。下面講「坐」，尤其是所謂打坐、習定。

『諸法空寂，是如來清淨坐。究竟無證，豈況坐耶？』大乘佛法所講的「坐」，是表法的意思。「坐」是不動的意思，比喻我們的心，心不動叫做「坐」。我們盤腿面壁坐在那裡，心中還想東想西，妄念紛飛，那就錯了；若我們心清淨，沒有妄想，走路也叫做「坐」。「坐」並不是著重在形式，而是著重在心。「諸法空寂」，《法華經》云：「一切諸法，皆悉空寂。」慧海禪師說：「心無起滅，對境寂然，一切時中，畢竟空寂，即是常不離佛。」空與寂，我們確實不容易證得，這是諸法的真實相。祖師說，這才是「如來清淨坐」。《法華經》云：「如來座者，一切法空是」。「法空」就是諸佛自己所證得的平等妙法，實相真空，所謂離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教坐如來座者，決不是小乘人空座。現在既然講作佛，作佛就應當要坐法空之座。說一切諸佛方便法、真實法，使我們覺悟無二亦無三，唯有一乘法，餘二非真，這個時候才能證得常住寂滅之相，這是大乘佛法所講的空義。法空，心才真正到清淨寂滅，這個時候，於一切法得最自在，稱為座。坐此座者，像釋迦牟尼佛，終日說法，不見有法可說；說而無說，無說而說，所以說「究竟無證」。無證亦無無證，不得已建立一個名詞叫做畢竟證。

佛法是要破執著的，凡是有執著就是毛病。我們說一個「證」，一定就會牽連到「能證」與「所證」，一有能所，就不是真正的證。祖師在此地講「究竟無證」，無證，不但「能證」無，「所證」亦無，所以叫做畢竟證。於外不染五欲六塵，於內不起絲毫妄想，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我們就稱為「證」。實際上，他在這個境界中決不會起一個念頭：「我已經證得清淨寂滅的境界。」如果有這一念，那就錯了。所以，「究竟無證」是真正的證。為什麼？得此「無證」之時，他也沒有「無證」的想，這是真正之證。可見，悟、證並不是坐禪習定就能達到，這是純粹的心地功夫，所以說道由心

悟、道由心證。

【簡曰：弟子回京，主上必問，願師慈悲，指示心要，傳奏兩宮及京城學道者。譬如一燈然百千燈，冥者皆明，明明無盡。師云：道無明暗，明暗是代謝之義。明明無盡，亦是有盡，相待立名故。《淨名經》云：法無有比，無相待故。】

薛簡說：「弟子回到京師之後，主上必定問我，願師慈悲指示心要，我傳達於太后與皇帝，以及在京城的一些學道人。」這些人得不到祖師的開導，於正法不能了悟，希望祖師說法，能藉他的口傳到京師，「譬如一燈然百千燈」。六祖聽了這話之後，就借題來教導他，說：「道沒有明暗，明暗是代替的意思。如果講明明無盡，還是有盡。為什麼？因為它是相對建立。凡是相對建立的，都不是真實法。」祖師引《維摩經》云：「法無有比，無相待故」。相待就是相對。佛法講的一乘法，不是相對的，不是有比的，是「絕對」的。實際上，說「絕對」，「絕對」與「相對」還是對立的，真正的絕對是說不出口的，所謂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。

【簡曰：明喻智慧，暗喻煩惱。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，無始生死憑何出離？師曰：煩惱即是菩提，無二無別。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，此是二乘見解，羊鹿等機，上智大根悉不如是。】

薛簡說：「經中時常以光明比喻智慧，以黑暗比喻煩惱，修道人若不用智慧去照破煩惱，無始生死怎麼能出離？」這話不錯，是佛門常講的。但是，這是接引初機的方便，不是一乘真實的大法。六祖說：「煩惱就是菩提，煩惱與菩提是無二無別。」這個理有相當的深度，如果不是上根利智，實在很難了解這句話。六祖說：「如果以智慧照破煩惱，這是聲聞、緣覺的見解，上智大根悉不如是。」

本經第一章六祖曾說：「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。如此

修行，定成佛道。」這些意思薛簡已經懂得，換句話說，薛簡也有相當的程度。六祖今天在此地說這幾句話，用意是破薛簡的執著，使他能更進一步，更上一層樓。由此可知，祖師說法是應機而說，正如同佛在大經所說「佛無有定法可說」。薛簡執著前面的說法，這一執著就成了毛病。佛法，尤其是一乘了義的佛法，目的就是破執著，沒有執著就對了。嚴格來說，佛法它什麼都不是；執著是眾生的病，堅固的執著就是最深、最重的病，破除執著，執著沒有了，這病好了，法也沒有了，這就是佛法。